

一罐饮料映射出的爱

□邓拥军

舅舅究竟有多大岁数，我并不是很清楚，估摸着应该是近九十岁的耄耋老人了。好在舅舅身体硬朗，还能下地干活，只是听力下降得十分厉害，近乎耳聋。

今年春节回老家，舅舅非要留我们吃一顿饭。一桌的饭菜十分丰盛：满山跑的鸡、稻田里养的鸭、池塘里的鱼、吊挂在火塘上的香肠腊肉、时令的鲜蔬、现撬的折耳根、刚挖的野葱……这些我们从小爱吃的菜被悉数端上了桌。鸡、鸭、鱼、猪是舅舅养的，时令鲜蔬是舅舅种的，人人都爱吃的野葱、折耳根，是舅舅去旷野里采摘回来的。

这样一桌丰盛的饭菜自然应该配点饮品，舅舅用他编织的竹篮子提来了一篮红彤彤的“加多宝”。我赶紧接过竹篮，将饮料一一摆放到桌上。坐在我旁边的儿子拿起他面前的那罐饮料，仔细看了看，悄声对我说：“爸爸，这饮料快过保质期了。”我赶紧拍了拍儿子：“莫开腔，喝就是了，没得问题。”我知道这些饮料是舅舅平日里去吃酒坐席时留下来的“杂包儿”，一罐一罐为我们积攒下来的。我手上的那罐饮料，其实已经过了保质期。

我提议大家一起给舅舅敬一杯。兴许是舅舅高兴，兴许是舅舅觉得饮料好喝，耳背的他大概也听不清我们具体说了些什么，这次他没有拒绝，一脸笑意地附

和着我们也端起了饮料，咕噜咕噜地喝了一大口。

有些时候，我也与舅舅那代人一样。只要是自己认为好的东西都要留在那里，等家里来客人，等儿子回家。前段时间，一个朋友给我快递了一箱成都的麻辣兔头，虽然这样的美食我十分喜欢，但我还是想给儿子和准儿媳留几个，结果因放置时间太久，原本抽成真空包装的兔头居然胀了袋，这是万万不能食用的。我把兔头丢进垃圾桶的时候，觉得十分心疼，但也唯有这样我内心才会安宁，才觉得对得起这份美食。

我们举杯再次祝福舅舅时，我突然发现，我举着的竟然是儿子那罐还没过期的饮料，儿子居然悄悄把我的饮料调换了。儿子说：“舅公，我们祝您健康长寿！等一会儿我们走的时候，你把没喝完的饮料和竹篮子都送给我的哈。”我纳闷，儿子为啥还像小孩子一样找舅公要东西？

“年轻人喜欢喝饮料，一会儿你们走的时候，把没有喝完的都装起，带回去喝嘛。”耳背的舅舅可能并没有听清楚我儿子说了些什么，他自顾自地安排，要把他认

为最好的东西让我们带走。舅舅要让我们带走的哪是什么饮料？分明是他对我们最朴素的爱。

在回城的车上，我问儿子：“你今天怎么悄悄把我的饮料给换了？”

“食品的保质期是在标签标明的贮存条件下保持的期限。在期限内，产品的安全、风味、营养、口感符合标准，厂家会对产品的质量负责。当然，过了保质期，不会立刻就变质。变质是渐进的过程，过期不等于不能食用，但风险会上升、品质会下降。一般厂家也会留有一定的安全冗余，食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需谨慎判断。我给你换了饮料嘛，是因为我年轻些，即使是饮料变质了，我的抵抗力肯定比你要好些。我找舅公要饮料是因为那些饮料都已过了保质期，怕舅公存放太久真会变质。虽然你们是经历过苦日子的人，但是也要提高生活质量，有些行为看似节约，比如过期食品、剩饭剩菜不舍得扔，如果不小心引起肠胃不适或者食物中毒就得不偿失了。”儿子性格内敛，从没亲口对我有过爱的语言表达，儿子道出事情的原委，我才知道他的

知识面不仅比我广，而且言行举止还包含着无言的爱。

舅舅的世界很小，局限于自家的房前屋后，局限于他一辈子都在侍弄的土地上。他的脚步根本就没走出过那个山乡。我知道，在舅舅的世界里，他认为粗茶淡饭是招待不好我们的，现代工业生产的饮料、食品才是最好的食物，才是我们喜欢的。在他的认知里，那些包装精美的食品没有保质期，只要是他认为好的东西就不会变质，就会一直留着等我们。我问母亲，什么时候是舅舅的九十岁生日？我心里暗想：舅舅过九十岁生日的时候，我要用方便面给舅舅做一碗长寿面，并配上一根火腿肠。因为一日三餐总是粗茶淡饭的舅舅，还不知道方便面究竟是个什么味。

舅舅从来没有用语言表达过对我们的爱，但我却能感受到他对我们的爱深沉且浓烈。我突然想起了我和儿子之间的一些往事，平日里我并没有感觉到儿子用语言对我表达的爱意，我甚至开玩笑地问过儿子：“难道你心里从来就没有想过爸爸？”儿子微微一笑：“爱，又不是一天要挂在嘴上。”但在一罐过期的饮料面前，我感受到了儿子对我的爱，同样是深沉而浓烈的。其实，爱的表达方式有很多种，只要用心去感受，就会感受到我们被各种爱包裹着。

我生活的小县城里有一座电影院，曾经人来人往，汇聚着东西南北的人群。一辆贴满广告的面包车，总是载着音响穿梭在大街小巷：“今晚八点三十分，开江电影院……”它曾是城市的腹地，如今却成了不少人记忆的属地。

凉风裹着细雨在空中缠绵，亦如我此时纷繁的思绪。许久不曾去过电影院了，记忆里的它曾那么明艳，如今却褪尽光华。这是一栋两层楼的水泥房，在县城大部分是土木平房的时代，显得格外气派，房顶上还排列着五个鎏金大字“开江电影院”。如今，“电”字已经脱落，“院”字的右下角也没了踪迹。二楼残破的木架上绕着几张软塌塌的布条，在风雨中挣扎着。一楼的墙面有些斑驳，雨水浸湿的痕迹比比皆是，那些曾让人眼花缭乱的海报，也披上了厚重的尘埃，牵拉着的边角无声地诉说着被遗弃的命运。

曾经，学校每两周会安排一次集体看电影，那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。星期五下午看电影，一早就开始期待，带上几毛零花钱，热烈讨论该买什么好吃的。下午第一节课后，孩子们迫不及待地冲出教室，在操场集合排队统一前往电影院。

电影院的门口有各类小吃，孩子们一到，小吃摊前乌泱泱地



城市残影

□文/图 艾雪

围满了人。花一毛钱买一个冰糕，若是夏天，必定要冻过的才更能解暑。再花两毛买一根现做的搅搅糖，边吃边搅，热乎乎的，还能拉丝。紫莹莹的红薯糖和纸片盛的凉拌粉丝，自然是必不可少的。一切准备就绪，便依次入场。

先上几级台阶，进入电影院正门，正门不大，工作人员正在认

真地调试即将播放的影片。通过正门左侧的小门才算正式进入影院，几百人分别找位置坐下，黑压压的人群，早已把班级的秩序打乱了，孩子们的欢笑声、尖叫声和打闹声不绝于耳。调皮的孩子爬上一人多高的舞台，在银幕前肆意地奔跑，灯光将其影子投射在幕布上，其他人见了也跟着爬上

舞台，做着小鸟、小狗、兔子的手势，幕布变得热闹起来了，台下的一排排人纷纷起哄：“咬他！咬他！”小狗跑得更卖力了，兔子也在飞奔，只是一个不小心，“扑通”一声，兔子散架了。

“嗒”，灯光熄灭，孩子们迅速端坐在椅子上，伸长脖子，像在等待一场盛大的晚宴。影院后上方投射出一道四四方方的强光，像一束午后的暖阳直射银幕。飘浮的尘埃在光线中你追我赶、忽隐忽现。电影开始了，孩子们时而哄堂大笑，时而痛哭流涕；时而欢呼雀跃，时而鸦雀无声。偶尔摸出一根辣条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，小手却能精准地将辣条扯断，一半喂进自己的嘴里，另一半塞入好友的口中。

“今晚七点三十分，橄榄广场舞龙灯。”清脆的童声将我的思绪拉了回来。不远处，一个小男孩正对着电话手表，兴高采烈地邀约着好友。声音不大，却惊退了影院的寂静。热闹从不会消失，只是换了主角。“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望相似。”孩子忽而从身旁跑过，我伸手，却发现——那是我抓不住的青春。

回首间，行人匆匆而过，无人驻足的电影院，已成为街角的残影。时光洪流滚滚向前，遗落的繁华里，住着一群不愿离去的人……